

## 夕阳洒满南山

□张宇

夜晚，九点三十分，我坐在庭院里，看到夕阳将最后一抹光，忽然洒满了南山。

这仿佛来自天堂的西域之光，将正在沉入梦中的山林、草木、巨石、鸟兽、尘埃、花朵、庭院，一一照亮。万物打了一个哈欠，睡眼惺忪中，看到自己置身于光芒万丈的舞台，惊异万分。

积聚了一天的阴云，已被扫荡一空。风停止了呼吸，整个世界此刻都聚焦在南山。金色的光芒包裹着婴儿般刚刚降临尘世的南山，也包裹着山脚下小小的村庄。走在大道上的人们，因这一束光，心底泛起细腻的光纹，一切艰辛的岁月，所有隐匿的伤痛，都被温柔地抚平。人们放轻了脚步，小心翼翼地趟过太阳落在人间最后的光。一株草因为分不清身在梦中还是现实，身体战栗着，久久凝视着眼前恢宏的世界。山坡上的牛羊马匹，要到深夜十一点，才会漫步回家。那时，城市与荒野全都沉入梦中，天地间混沌一片。有时，它们也会卧在与天空无限接近的山脊上，度过整个夜晚。此刻，如梦幻的光束包裹着一匹专注吃草的骏马，将它化为神秘的琥珀。这忽然提亮的暮色，并未将它打扰，仿佛这是无比寻常的一幕。一只山雀被奇异的光惊动，发出一两声鸣叫，随即又在暗夜中啜声。

山脚下的人们并未停下劳作脚步。旅店的女主人天性活泼，一边侍弄着满院子的花草，一边向人们提起她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，几乎置身沙海的惊心动魄的往事。说到死亡，她的脸上并没有恐惧：“我已历经过三次死亡，用尽了人生的好运，余生就在南山下安静地度过就好了。”她这样平静地为自己总结，而后在听者的诧异中，轻快地除掉银叶菊根部枯死的叶片，又弯下腰去，深深嗅了嗅虞美人清香的花朵，并为尚未开放的格桑花补足明天所需的水分。男主人沉默寡言，用一刻不停地忙碌，将自己隐身于人们的视线之外。他们一生没有子嗣，安于南山下远离繁华都市的朴素日常。大雪封门的冬日，无人再抵达这里，女人便点燃炉火，为每个房间织下一幅开满鲜花的壁毯。待到明年春天，南山积雪融化，她便将壁毯挂满客房，让它们代替她，等待南海北的客人。“冬天多么孤独啊，人们全都走光了，整个村庄好像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要用永不停息的编织，对抗无处不在的孤独。”女人微笑着说。

南山下的一切都没有年龄，万物在夜晚的光中永恒地生。旅者来到这里，也不会费力地打探或者猜测。人们习惯将乌鲁木齐南部的天山，简称为南山，或许是想起陶渊明笔下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或许什么也没有想，只是随意地这样起名。就像人们随意地将乌鲁木齐河流经的南山大大小小的沟壑，起名为羊圈沟、水西沟、板房沟、白杨沟、金泉沟，或者菊花台。一粒种子被风吹落到大地的哪个褶皱，就在哪个褶皱里落地生根，开出芬芳的花朵。无数的父辈也是这样从大江南北汇聚到天山脚下，心中鼓胀着开疆拓土的激情，将青春与热血化为道路两旁参天的树木。天山脚下的大树根基扎得多深，人们曾经付出的艰辛就有多深。只有将一生奉献给这里的人们，看到干旱的大地上耸立的树木，山坡上牢牢抓住巨石的松柏遒劲的根基，天空上自由翱翔的苍鹰，才能真正懂得，此刻忽然洒落的这一束光，有怎样让人动容的美。

这一束光，很快消失在南山的沟壑之中。夜色将山脚下的村庄完全笼罩，已是夜晚的十一点。人们燃起篝火，开启新的狂欢。狗吠声穿过清寂的街道，一声一声传来。我在清冷的风里紧紧外套，起身走出庭院。

散步归来，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。人们谈兴正浓，不想睡去，仿佛来到这里，就为了南山下这场通宵达旦的狂欢。院子里篝火熊熊地燃烧着，火焰化作黑夜的精灵，舔舐着人们的心。我看到一颗流星，从遥远的天边滑落。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回归来时的泥土。人们举起手，跳起热烈的舞蹈，为逝去的人做最后的告别。他的灵魂将跟随天山融雪，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流经辽阔的新疆大地，而后化为灿烂的群星。

风且吟听

## 上阕

词的灵魂潜藏在词牌中，每个词牌都有着动人的意蕴与出处，甚至隐伏着感天动地的人生故事。历史的风华与沉淀，人文的厚重与飘逸，山川的灵秀与深远，都出没于词牌的韵律蕴涵中。

胜州令也不例外，边塞大漠，胡天胡地影响了胜州令的气质；千年的金戈铁马、风花雪月浸润了胜州令的风骨；万里长河、雄关漫道弥散着浓郁的浩瀚清韵。

胜州的绮丽、迷幻、传奇、侠风、剑胆、琴心、义举、柔骨，赋予了胜州令光怪陆离的表情。

郑意娘本来是一位虚构出来的姑娘，一首《胜州令》，穿越时空，落在典籍里，占据着文学史的宝贵空间，使多少大诗人黯然失色，这样的诗词传奇，便是文化的千古奇闻。

《胜州令》为四段二百一十五字，第一段十一句七仄韵，第二段十一句六仄韵，第三段十句五仄韵，第四段九句四仄韵。

杏花正喷火。朦朦微雨，晓来初过。梦回听、乳莺调舌，紫燕穿帘幕。垂杨阴里，粉墙影出秋千索。对媚景，赢得双眉锁。翠鬟信任。谁更吹梳掠。

追思向日，共个人、同携手，略无暂时抛。到如今、海角天涯，无由得见。个。番思往事上心。向他准行诉，却会旧欢，泪滴真珠颗。意中人未睹，觉风帽冷落。

都是俺喙啄。被他闲言伏语嚼。到此近、四五千里，为水远山遥阔。当初曾言，尽老更不重婚，却甚锁日，共人同欢乐。傅粉在那里，肯念人寂寞。终待把、云笺细写，把衷肠、尽总说破。问伊怎得，怜新弃旧，顿乖盟约。可怜命掩黄泉，细寻思，都为他一个。你忒煞亏我。

胜州令词牌绮丽迷情，与宋词曲牌中的婉约词一样，源于乡愁羁旅的寂寞情怀。女人总是情词不断，吟咏蹉跎。胜州令兼具哀婉惆怅的意境，独领词风，低回吟哦，一叹三折，这还要从胜州这个地方说起。

胜州独领风骚是在隋唐时期，一度曾经是中国北方的最大州城，繁华褪去，昔日的辉煌已被黄河的涛声淹没，曾经在南山下安静地度过好日子。她这样平静地为自己总结，而后在听者的诧异中，轻快地除掉银叶菊根部枯死的叶片，又弯下腰去，深深嗅了嗅虞美人清香的花朵，并为尚未开放的格桑花补足明天所需的水分。男主人沉默寡言，用一刻不停地忙碌，将自己隐身于人们的视线之外。他们一生没有子嗣，安于南山下远离繁华都市的朴素日常。大雪封门的冬日，无人再抵达这里，女人便点燃炉火，为每个房间织下一幅开满鲜花的壁毯。待到明年春天，南山积雪融化，她便将壁毯挂满客房，让它们代替她，等待南海北的客人。“冬天多么孤独啊，人们全都走光了，整个村庄好像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要用永不停息的编织，对抗无处不在的孤独。”女人微笑着说。

说起油脂梭子，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北方人都有着特殊的记忆。

小时候吃油脂梭子是家常便饭，隔三岔五“配对”吃一顿。油脂梭子不仅垄断了我童年的味蕾，还占据了童年三分之二的记忆。

虽然油脂梭子和云南凉鸡米线、四川灯影牛肉干、湖南油炸臭豆腐等小吃相比，没那么有名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油脂梭子是一道人间美味。

在老家，每家每户每年都养好几头猪，瘦肉多的猪肉一般出售或送给亲朋好友，肥肉尤其是肥的出油的肉一般都炼油，一大锅肥肉和猪油炼一小锅淡黄微亮的梭子。出锅的梭子成色好且可以搭配很多食材，香而不腻。盛半碗梭子，往上撒点盐，就着热烟儿，别提多美了……

油脂梭子是农村人必备的美食，做好又易储存，食用简单方便。冬天炼油脂梭子，出锅冷却后，母亲便放到

滔滔，一折九曲的涛声，带走了田园上最后一缕霞光。

胜州城里，胡风荡荡，农桑恬恬，游牧与农耕的交响与绝唱穿越时空，经久不倦，此消彼长。郑意娘在这样的地方诞生、演绎、传奇，都与这一方水土深深结合在一起。

胜州令是词牌曲中的一个插曲，愁苦幽怨，无尽感伤，与边地壮阔、荒凉、萧瑟、寂寞、孤独相契合，那戎客是一群铁骨铮铮的壮汉，金戈铁马，赫赫屹立在滔滔黄河岸边；城雉之上，面目凛然地凝望着远方，一寸疆土一寸铁骨，浩然正气，天地悠悠。

## 长河晓天

□王建中



黄河故地 钟颜摄

看似平静的河曲之地，蜿蜒着柔和曲折的波纹，仿佛在向人们吟唱它的乡愁。女人与边塞绝缘，日月轮回，边草穷秋，总是在女人身上留下的凋落的刻痕。皱纹就是一张刻骨铭心的相思图。声声管弦中，女人翘首企盼，渴望杨柳轻拂的桥边有她的思念归来。塞上玉笛横吹，垄上梨花飘零，女人独倚机杼，惆怅无言。

万里关河，满目谁亲？梦断南窗啼晓鸟，新霜昨夜下庭梧。不知帘外如桂月，还照边城到晓无。

这胜州那堪清愁，一曲《胜州令》，千古离人泪。

为悲情而生，为离愁而唱，犹如浩浩荡荡的黄河水，流去了边关冷月，度尽了千里婵娟，添了词家惆怅，倦了女儿柔肠，凉了罗衣晓窗，此曲如何不蹉跎？！

## 下阕

清康熙三十五年（公元1696年）十月二十九日，康熙帝挽大弓臂臂仰射，凭以往箭落点之距，测得黄河准格尔聚合滩段宽约53丈。

在此之前，河上横梗若若，对岸间沙暖，康熙帝遥望鄂尔多斯，写下《西望河套》：往代存虚议，今为我外藩。河环沙碛暖，境阔草滩繁。错落缓延接，迷离朔漠昏。时巡曾不到，特示抚柔恩。

晓霜满地，撒空塞空，旌旗卷风，亲兵列序。鄂尔多斯诸旗王公齐聚准格尔聚合滩，渡河迎接康熙帝。其时，康熙帝为征剿噶尔丹叛乱，已在征鞍上颠簸了一月有余。皇帝离鞍登舟，逆流举棹，渡黄河后，皇帝与蒙古王公贵族同“乘其马布小围”打猎，以示一体。猎兔极丰，

即兴写下《鄂尔多斯行围》：地敞沙平河外天，合围难免日盈干。筹边正欲劳筋骨，时控雕弧左右弦。

夜晚抚灯，犹见河环沙暖，草滩境阔，写下《黄河（并序）》：河源发于塞外，流经万里余，始由中土入海。曷曾遣使深探穷源，河之为利为害，莫不洞悉。近似巡省边隅，驻蹕湖滩河朔。一水濛濛，自西北来，流不甚浊而波缓，岸隘而土坚。白草萧萧，黄沙弥望，其中环抱，约地千二百余里，草丰水美，便于畜牧。明弘治间，沦于外蕃，地逼秦境，时相寇扰，故诸臣每言不宜弃此。众议纷然，人多

风北韵疆

不察，恒惜其言之未用。然使当日即用其言，加兵塞外，揆理度势，岂遂能驱而远之？亦必徒劳士马耳。朕常以收复河套之论，谓其心忠于国则可；谓其卓见事机，言之可行，则未然也。国家威德所布，龙荒大漠与河套尽入版图，诸蒙古岁修贡赋，奉职惟谨；非务德意绥柔，拒兵力之所可致耶？故临流增思，诗示永久。

洪流远且长，迢迢逾塞垣。旋绕几曲折，沙杂波涛浑。渐下渐开拓，建筑势迅奔。所经虽绵邈，脉络自有根。东南借挽输，疏浚频讨论。昔岁省堤防，淮济亲临轩。今兹历大荒，羽卫戍云屯。峻嶒两岸间，天寒落涨痕。冰澌渐更续，晶晶耀朝曦。此中地沃饶，水草佳且繁。昔人议收复，斯举诚难言。俗俗抚幽遐，老幼争攀援。殊方亦苍苍，咸施沐浴恩。朔令归化意，来者如河源。昼夜入沧海，包括弥乾坤。

十一月三日，康熙帝再作一诗：黄涛何汹汹，寒至始流凌。解缆风犹紧，移舟浪不兴。威行宣气肃，恩布觉阳升。化理应多洽，霏氛顷刻澄。

十一月六日，久不成冰的黄河一夜冰封，康熙帝率军冰渡黄河。长河绵延，旌旗风卷，仪仗辉煌，进入鄂尔多斯，遂成传奇。《清实录》载：“时天气温暖，自喀拉拖舍（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头道拐）东西数里外，河水湍急，独军渡之处，冰坚盈尺。上（皇帝）命军士等分三路垫土，铺重渡河，如履平地。”

康熙帝夜不能寐，情不自禁，写下《冰渡》一诗：云深卓万骑，风动响千旗。半夜冰河合，安然过六师。

诗罢，依然不能尽兴，在诗下又注“时冰河未合，师行之顷，忽报可渡。次

日早如行平地。”

鄂尔多斯王公贵族亦惊讶：“从来黄河从北方寒处冻起，如此温暖，河皆不冻，独在中间结成原冰，不但未见，亦未所闻也。”

那一日，马蹄声声，康熙帝纵马聚合滩，驻蹕东斯埃（今准格尔旗召梁）。三日后又移营察罕布拉克（今准格尔旗布拉格村）。十日驻蹕胡苏台（今达拉特旗呼斯太河）。

帐殿深沉，金瓶羌弦，乐舞相伴，康熙帝赐宴鄂尔多斯王公贵族，欢聚一堂。随军厄鲁特乐工与鄂尔多斯歌手敬歌互答，漫瀚调首登大雅之堂。皇帝亦开怀畅饮，其乐融融，康熙帝写下《赐宴诸蒙古》一诗：羽林列队宴行宫，内外绥怀一体中。霜仗辉煌明塞月，晴游宛转卷边风。人沾桐酒群情洽，乐和羌笛笙舞同。并服绒裘无老幼，欢然尽识化钧公。

鄂尔多斯的和睦与殷富，给康熙帝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在其《几暇格物》一书中，盛赞道：“朕至鄂尔多斯地方，见其人皆有礼貌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。各旗俱和睦如一体。无盗贼，驼马牛羊不必防守。生计周全，牲畜蕃盛，较其他部蒙古殷富。……水土食物皆甚相宜。”鄂尔多斯王公恳请开放蒙地，康熙皇帝准许，“著如所请行”。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的重大事件就要发生了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皇帝再驻蹕东斯埃（今准格尔旗召梁），谕令征剿总指挥费扬古将军“减从乘驿，星速前来商议军中机务。”

十二月二日，费扬古至军中行宫，康熙帝驻蹕薛尔汗拖拜（今准格尔旗龙抱滩）。灯前把手，皇帝与费扬古商定方略，面授机宜，敕谕费扬古“将领所兵，竟赴宁夏。有调遣处，可相机行事，必将噶尔丹擒诛，始惬朕志。”素盘消夜，霜寒草惊。皇帝念前线将士苦寒，写下一首《晓寒念将士》：长河冻结朔风飘，带甲横戈未卸鞍。每见霜华侵晓月，最怜将士不胜寒。

十二月三日，雁破烟飞，萧萧风浙浙。相传，康熙帝前往渡河处时，行至一苇塘，冰青带雪，一少妇携稚子汲水。皇帝见小儿童饱满，两腮嫩寒，一双虎头鞋，稚气动人，情不自禁俯下身，抱起了小儿。于是，一个雪林催晓、梅窗沈月般的地名诞生了：龙抱滩。这就是传说中龙抱滩地名的由来。是日晚，康熙帝渡过黄河，驻蹕托克托湖滩河朔南，结束了西巡鄂尔多斯的行程。

康熙帝在鄂尔多斯巡视16天后，完成了平叛准噶尔部部的战略部署，复渡黄河。不久后，鄂尔多斯开放城市，一通《市口碑记》立在了黄河岸边，轰轰烈烈的“走西口”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。万里草原，千里毡陌，辽阔的蒙古高原“边圻自此静，亭埃无尘烟”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
## 油脂梭子

□刘丽

一个大油坛子里储存。春耕秋收之时，一般都是母亲先回去做饭，当看到老屋炊烟袅袅，我们就知道母亲开始做饭了。如果母亲在半小时后就呼唤我们回家吃饭，晚饭便准是油脂梭子疙瘩汤，这是我们最爱吃的美食，也是母亲的拿手饭菜之一。在油脂梭子上放点泽蒙炅一下锅，放上常吃的酸菜，拌一碗面疙瘩，有时还放点儿土豆丝，约15分钟，经过翻转滚烫的“斗争”，星星点点的油脂梭子就会漂浮在上面，地道浓郁的疙瘩汤也就出锅了。在那个撒欢儿的年龄，伴随着哥哥的赞歌声，每次我们都吃的肚子鼓鼓的，良久有回味。

炊乡烟土

还有一道魂牵梦绕的菜——油脂梭子山药丸子。母亲一般选用身形微胖的梭子做山药丸子，将土豆丝、油脂梭子、调料、水均匀搅拌，达到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境界，一块一块放到锅里蒸，这样能很好地包裹土豆湿湿的味道，也让我们垂涎欲滴。

那时，吃油脂梭子山药丸子也算是改善伙食了，这道菜工序较繁琐且费食材，尤其是费油脂梭子，如果油脂梭子放少了，山药丸子的味道就出不来，也许在梦里都要回味之前那山药丸子的味道。

有时候家里来亲戚，母亲会特意炸一盘五花肉，部分五

花肉带一点油脂梭子，这盘美食一般都被我们小孩“扫荡”一空，吃一块肉发一次声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，此时母亲会抚摸我们的头，脸上也是笑意盈盈。

油脂梭子可搭的食材很多，可以变着花样儿吃。不同的年龄段喜好不一样，如奶奶就喜欢用油脂梭子包包子。

油脂梭子在东北叫油渣，体形较为小巧。我认识一位烹饪好手，她炼的油脂梭子成色好，做的油渣酸菜包、油渣炒青椒、油渣炒白菜颜值很高，但似乎缺点味儿，比如缺少疙瘩汤的酸爽、山药丸子的香艳、梭子肉的焦脆……

油脂梭子是食材中的配料，价格一直都很低，但却是挑逗味蕾的“主角”。不论人们的口味怎么变化，相信一部分人对油脂梭子依旧情有独钟，吃起来，依然那么香、那么美。

## 草原令（组诗）

□老猛

## 辽阔而诗意的草原

这是我想象中的草原  
辽阔而不乏诗意  
在它之上  
你会不由自主  
怀着敬畏站立  
仰望蓝天白云  
感知什么是真正的苍茫大地

我想表达发自内心的赞美  
但那些华丽的辞藻  
都显得支离破碎  
大雁和骏马都那么渺小  
更何况既不能飞翔  
也不能肆意狂奔的人类

草原像天  
像父亲的臂膀  
草原像地  
像母亲的胸怀  
这是我想象的草原  
但如此真实

我想在草原上  
安静地睡一觉  
做一个完美的梦  
回到起初  
回归生命的本意

## 萨日娜的花

那是火红的花  
像火一样红得热烈  
却温柔  
那是最美的花  
低调  
不张扬

在乌拉木伦古老的草场  
一群牛  
一群羊  
都那么悠闲  
仿佛世界上  
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 
以前没有  
现在没有  
以后也没有

花就在那里红着  
萨日娜在花的旁边  
比花还红一些  
比画还好看  
我在遥远的地方  
悄悄地看  
心情  
就不由自主的美起来

## 哈博尔山口的风吹起来了

只要风足够大  
再壮的汉子也能被吹倒  
即便不倒  
也只能顺着风跑  
根本停不下来

今天的风就足够大  
哈博尔山口的风  
像刀子一样  
划着空气  
好在空气是软的  
给刀子留下空隙  
然后环绕在刀子周围  
风裹着空气  
空气拥着风  
相伴相随

哈博尔山口的风吹起来了  
再壮的汉子  
也得躲躲  
去山坳里抽袋烟  
暖暖和和  
此时此刻  
什么也做不了  
只能等风自己停

## 牧羊者像个诗人

信口开河的爬山调  
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  
把浪漫诗意的爱情  
唱得没有了诗意

牧羊者唱这玩意儿  
能给谁听  
给天给地给空气  
给天上的云树上的鸟  
地上爬来爬去的小蚂蚁

或许牧羊者也有个心上人  
不在身边  
或者在别人身边  
反正他现在是一个人心  
心里翻着滚烫的思念  
胸口上好像冒着烟  
一把大火烧得热烈  
却什么也看不见

牧羊者像个诗人  
念天地之悠悠  
独怆然而涕下  
羊都在吃草  
草自己绿  
云自己飘风自己刮  
牧羊者只能唱唱七零八落的爬山调

星诗空



醉夕阳

汤青摄